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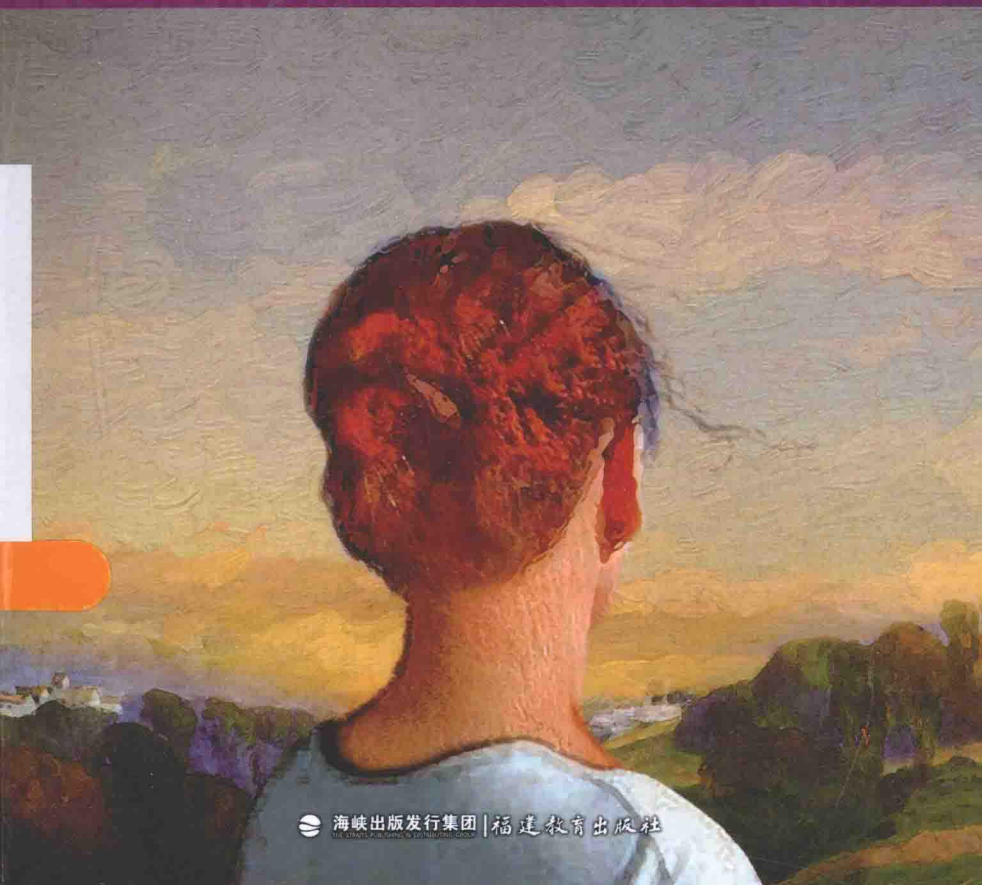
Seule, Une femme

独自一个女人

Julia Kristeva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 赵 靓/译

刘 铭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哲 学

Seule, Une femme

独自一个女人

Julia Kristeva

[法]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 赵 靓/译

刘 铭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自一个女人 / (法) 克里斯蒂娃著 ; 赵靛译. —
福州 :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9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 刘铭主编)
ISBN 978-7-5334-6740-1

I. ①独… II. ①克… ②赵… III. ①妇女问题—研究 IV. ①C913.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1724 号

Seule, Une femme
Julia Kristeva
©Editions de L'Aube, Paris, 2007
All right reserved

西方思想文化译丛
刘 铭 主编

Duzi Yige Nuren

独自一个女人

(法)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著 赵 靛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32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740-1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本丛书无意于一个宏大的文化目标，或者一种统一的编选理念，只是鉴于每位译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对某些学科细节的研究，愿意把自己阅读上的收获转换成汉语，带给我们思想上的些许快乐，些许思考，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做的。

——刘铭

序 言

从我在新索邦大学跟随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课程以来，到今天我们为了奥布出版社的两本书而在一起工作，我认识她已经多年了。当年我在她的指导下做一篇关于“洛特瑞阿蒙作品中能指的作用”的硕士论文。再见到她时，只见她的棕色长发盘成发髻，脸上带着令人宽慰的笑容，穿着外侧切口的直筒裙，挺直的长腿清晰可见。我再次听到了她清亮的声音，其中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异国口音。这是一位异域美人，她的阐述才华横溢，这一切凝聚成一种无法抵挡的魅力，使得男女学生们每个星期都蜂拥而来。这些景象发生在她的一系列转变之前，即剪成不规则的短发、跳进精神分析学界之前。我曾经建议她对正在进行创造的一些概念做一个系统研究，然后运用到对法国文学基本文本的阅读中去，比如阿尔托、马拉美或

者其他作家作品。她很快表现出自始至终的好奇心，并礼貌地以一种开放的精神表达了同意。于是，克里斯蒂娃式的鸡尾酒会的材料就上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女人，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她知道，词语的激情会不知疲倦地表达在肉体的激情之上，她关心自己的自由，热情地宣称“如果一个女人有什么可以丢失的，那只能是她的锁链”；但同时，她又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性，身处女权主义运动、结构主义和拉康主义以及所有精细系统的边缘，她不断地醉心于一部完美作品的搭建，既是创新的，又总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具体说来，在《独自一个女人》中思考的主题应该从多个向度来解读。独自的（seule），一个女人可以是独一无二的，面对着自身不可化约的个别性，独自面对着孕育母性（生理上的或者智力上的）所需的那些永不疲倦的挑战和对抗；她在创造中仍然是孤独的，在她想要说出的话语中，她正是自身，也没有别的去处，远离步步追逼的人群和社区主义。这就是说，大写的女人（LA femme）是不存在的，只要人们一思考女性的状况或者心灵时，就必须不停地用女性立场（le féminin）来取代女性气质（la féminité），以避免、并超越那些陈词滥调。“使您面对自己陌生化，使您自己陌生化”，在这个从混沌（chaos）中彰显的 21 世纪，面对阅读她的女人、追问自身的位置乃至前途的女人们，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反复强调着这句话。

本书具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日复一日”，收集了发

表在《女性》(Femme)月刊上的散篇,这本杂志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文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世界性的大变动之时,尤其是欧洲经历着柏林墙的倒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拥有一个专栏,取代了《女性》杂志上所谓的“情感咨询站”。她避免了情感和性的双重陷阱,转而赞颂知识和好奇心,来对抗“享受一切”这一消费式的致死命令;她为拥有忧伤的权利而辩护,一再重申对“差异崇拜”的怀疑。“差异崇拜”(culte de la différence)这一20世纪末的新教条主义,来自恐怖主义谋杀中流淌的血河和颠沛流离,至今仍然在电视荧屏上演,反复诉说着它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亏欠,这一自由的练习,这种对话语无可替代的练习,以反对流行于世的精神懈怠,开启了通向他者(Autre)之路。这些文章所指向的女人们尽管自诩拥有经济和性生活上的独立,却无法规避思考,无法摆脱对当代模范女性的怀疑——这些模范正是当代新奴役范式的代表——对这些平滑且性能良好的“机器们”,必须传授谈话的艺术和对存在裂缝的接受。

第二个维度,“肉体与精神”,汇聚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几位杰出女性的素描,克里斯蒂娃从未停止对这一启蒙时期的思考。一方面,既是对这几位特殊的精神女性和引诱者(séductrice)的特点分析,另一方面,也是对某种绝对形式的探寻,她们的政治斗争接近于对自身的牺牲和付出,甚至是恐怖演习,却能变成母性激情(passion maternelle)的一个化身。

第三个维度，“一个（无数个）女人（们）”，则是作为根基的理论投入。这些文章有些散落不见，具有多声调、多义的风格，分期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直至最近的《GRIF手册》（Cahiers du GRIF）^①，表达了克里斯蒂娃思想的多样形态。1975年，在女权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在完全承认这一运动的历史功绩之时，她剖析了“女性身份”所谓的前提，立足于社会、经济和象征的立场上，她首先强调了女性的创造功能，她用符号学的术语来加以阐述，因为这一话语系统承诺不去压抑与原始母亲的联系。她庄严地警告，要提防对政治权利的阳具式认同，提防将文化生产加以性化、以逃避一切分门别类的倾向。她对爱情的塑形和囚禁能力充满好奇，这些“自己身上的他者”，还有贝居安会修女们（béguines）和她们的内院，她们不知疲倦地围绕耶稣的形象添上细腻感人的颂诗——这些神秘冲动的隐喻为了存在殚精竭虑。

最后，作品凭借一个庄严的宣告结束：暂时站在性别战争之外的必要性。因为谈论女人，也就是谈论男人；因为在此期间，“9·11”作为第二次世界性的爆炸事件出现了，对此人们将不停地反思它的源头和冲击波。

那现在呢？如今，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是否变成了一个可

① 最早的法国女权主义期刊，由弗朗索瓦·科琳（Françoise Collin，1928～1922）1972年在布鲁塞尔创立，1982年停刊。——译者注

供教导的模范？奖励和礼遇纷至沓来：国家残疾委员会主席，2004 年挪威议会创立的第一届霍尔堡奖（prix Holberg），以树立诺贝尔奖缺失的人文科学奖项，2006 年的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获得者（prix Hannach Arendt），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委员，大西洋两岸大学座谈协会……通过不断地转变和进化，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懂得如何挫败社会表象的自恋式陷阱。这说明，关键就在别处。或者说，她献给阿维拉的苔蕾莎（Thérèse d'Avila）和神秘之爱的大部头概论，通过赋予我们新的思考方式，这一全部爱的融合，为我们保留了这一美丽精神所拥有的耀眼惊奇之一。

玛丽—克里斯蒂娜·纳瓦罗（Marie - Christine Navarro）

记者，作家和教授

巴黎美国大学（l'université américaine de Paris）

目 录

序 言 / 001

阅读小指南 / 001

第一部分 日复一日

超 女 / 019

透明的终结 / 022

他 和 她 / 025

身为母亲 / 028

你好，忧愁！ / 031

知识女性万岁！ / 036

我们都是陌生人 / 040

美国女生 / 043

倘若分手 / 047

诱惑的神秘 / 050

自私过时了 / 053

1990 年我不想再看到的 / 057

在弗洛伊德身边 / 060

第二部分 肖像画：肉体与精神

斯塔尔夫人，第一位女知识分子 / 065

奥兰普·德·古热与妇女权利 / 070

热月（政变）的圣母：塔利安夫人 / 074

夏洛特·科黛的绝对英雄主义 / 077

雷卡米耶夫人的性感 / 081

感性的罗兰夫人 / 085

第三部分 一个（众）女人（们）

性，谎言和真相 / 091

一个（无数个）女人（们） / 099

当作为女人创造时 / 109

今日何为“先锋”? / 114

贝居安修女们的幸福 / 135

母性激情与它的现实意义 / 153

性别战争与和平 / 165

译 后 记 / 202

阅读小指南

玛丽—克里斯蒂娜·纳瓦罗：您不信任系统学说，比如在《天才女性三部曲》^①中，您更喜欢“一种特殊性、不和谐音和对位法所谱成的音乐，它存在于一切根本的认同之外”，来取代“第二性”这一称呼指向的一种不可能的“数量”，因为后者试图以我们相信的那种“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或“所有的无产者”或者所有的社群之名来讨论问题。

那么，我们来试试认真地进行这个问答游戏吧，像打乒乓球那样，来一个紧凑的小梗概？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那我们开始吧。

纳瓦罗：谈谈女性身份（*identité féminine*）与创造？

克里斯蒂娃：啊，创造！耶稣宣称“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而保罗却说女人是“为了男人”“从男人中创造的”，在宣称“不再有犹太人和希腊人之分，不再有奴隶和自由人之

^① 《天才女性三部曲：阿伦特、克莱因和柯莱特》（*Le Génie féminin : Arendt, Klein, Colette*），法雅出版社（Fayard），1999~2002年。——译者注

分，也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之分。”汉娜·阿伦特就不乏幽默和深意地总结道，耶稣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保罗表现出拯救者的姿态。而哲学更愿意走得很远，用政治术语来思考人类的困境和欢乐，而不是那些取消差异性的单一性（unisexe）和无性（hors-sexe）之类的解决办法。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人世间所有的创造，在我看来，都是耶稣和阿伦特意义上的一种政治体验，它开始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可能会充分发展在由多数个特殊性组成的万花筒中。这解释了“自我”本身，当它稍微有些创造力时，也就是说，能够完成“自我之死”，会在双性倾向中深刻地发现自己。至少是这样吧。

纳瓦罗：那女人们是先锋吗？

克里斯蒂娃：“斗士”一词已经燃烧很久了，这束火成功地照亮了创造中的虚无部分，我指的是马拉美和洛特阿蒙，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要注意，在与虚无共存的意义上，埃克哈特大师（Maitre Eckart）和圣特蕾莎（Thérèse d'Avila）已经是先锋了。这种作为精神生活的战争状态，对于一个摇摆在悲伤的忧郁和令人疲惫的母性兴奋之间的女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挑衅和愤慨的状态也不会让她们舒适。维吉尼尔·伍尔芙随着自杀的河流，带走了她的意义之波和英格兰之梦。但是，柯莱特用一种被法语掺淡了的趣味，成功地改造了女性永恒的失望。相反，自我虚构（autofiction）和硬性性爱（hard sexe），虽然自称愿意身处危机地带，却苟延残喘地沦为市场消费品。

纳瓦罗：那阉伶身份（castrature）^①呢？

克里斯蒂娃：男人生活在阉割情结（castration）中，这是对难以忍受的生殖腺切除手术的象征性说法，不然他能做什么呢？大多数女人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又或者这使她们突然就陷入了疯狂。因此，我把某种驯服阉割、缺失和女性立场的方式称作“阉伶身份”。这就像“化圆为方问题”（la quadrature du cercle）一样罕见、令人向往却没有可能。只有少数圣徒和天才把握了这一种方式，比如乔伊斯。“阉伶身份”，也可以成为伴侣关系的神奇方式，当确定伴侣关系时，双方都成为了自身“阉伶身份”的主角。

纳瓦罗：宗教“把战火烧到了21世纪”？

克里斯蒂娃：已成事实了。伊拉克每天的汽车炸弹至少导致50人死亡。敢死队员们炸掉以色列的汽车，以色列的查哈特军队（Tsahal）的“外科”反击者对无辜百姓展开清算。阿富汗的妇女们自焚绝世，因为蒙面长袍女们无权进入塔利班国家的话语体系，后者在联合势力的控制下，培育了人民和不法商人们的精神鸦片。伊朗核势力则聚集了否定犹太人大屠杀（Shoah）的欧洲人和穆斯林教徒。白宫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绞刑“感到欢欣鼓舞”（此处系引用原话），与

① 阉伶身份（castrature），意大利语中指被去势的人的状态。如巴特所论，巴尔扎克在小说《萨拉辛》混合了作为一种轶事背景的阉伶身份（castrature）和作为一种象征性结构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译者注

此相反，卡扎菲上校则宣布了三天的举国哀悼。还有车臣、达尔富尔地区和索马里……

问题不在于知道这些能否终止，而在于如果分散性药剂仍在继续，那么一场狂欢将使之平庸化，使它变得可以忍受。或者说核冲突是否……

这是宗教、经济和政治的错误吗？

它所表明的强力意志，是一种宗教，它不满于对归顺关系的创造，也约束了作为质疑艺术的思想。由此，最终问题就出现了，思想决定性地废除了死亡的痛苦，那它能够阻止死亡的作品吗？还是完全更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纳瓦罗：“是作自己的陌生人，还是学会成为他者呢”？

克里斯蒂娃：您已经注意到了？我们越是谴责“社会排斥”，我们就越是局限在个人和社区身份崇拜里。令全世界人困惑的流浪人，怀抱着“在家”的怀乡、对过去和传统的怀念。简单地说，很明显，每个人都愿意身在其中。至于是哪一种家乡和传统，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流浪人，但我是它的一分子。

当我们害怕（谈论）“我”时，我们使用“我们”的字眼，因为从一种无意识的可怕常识看来，我知道我是一个他者。地狱，并不是他人，而是在我们自身上的他者，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对所有的言说存在而言，男人或者女人，女性是第一个努力使自己被听见的他者。

或者说，20 世纪的吊诡之处在于使女权运动成为解放的伟大时刻之一，而没有察觉到，二元辩证法的这个变体是一种难以解决的陷阱：善还是恶？有限还是无限？主人还是奴隶？这个两极世界除了永久的战争就没有别的出路。因此，该换种逻辑思考了。

没有同一，也没有他者：复数的宇宙是由无限个单数构成的。尽管这个单数扎根在生物性的二元性中，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内心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性别。这就是每个人的天才性所在：无论男人或者女人，我甘冒风险，去质疑我的思想、我的语言和所有庇护其中的身份特点。我是独一无二的。

纳瓦罗：那对精神分析学总是存在着的威胁呢？

克里斯蒂娃：精神分析学吃尽了成功的苦头：俄狄浦斯情结和“对象小 a”可以在《解放》(Libération) 和《摇滚》(des Inrocks) 杂志的每一页上出现，分析的心理治疗法伸到了婴儿身上，各种不同的服务中心都有自己专长的心理分析法，包治百症；每个有灵魂的人都相信自己可以打开一个长沙发（分析室的必备沙发），认知学家也在 IRM 中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男人和女人身上能够自述历史的能力吸引了乃至最强硬的科学的眼球……对此种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危机吗？

实际上，困难无疑就是，它从不为精英们所认识，尽管“它运行”于全世界。精神分析学仍然拥有自己的两块基石。

第一块在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相对于我们没有意识到